

# 五号屠场 囚犯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哈哈镜

——评冯尼古特及其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序）

张子清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小说里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荒谬支配人的行动，主人公的感情和言行无定则可依循，因而往往同他们的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个时期的作家爱用滑稽的形象来讽时喻世，常常使他们的“疯”主人公参与世界事务。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在他的《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里，唐利维（J. P. Donleavy, 1926-）在他的《坏人，非凡的人》（A Bad Man, A Singular Man）里，特里·萨瑟恩（Terry Southern, 1926-）在他的《奇异的基督教徒》（The Magic Christian）里，沃克·珀西（Walker Percy, 1916-）在他的《电影迷》（The Moviegoer）里，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 1923）在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里，都创造了荒唐而有敌意的世界，而他们的“疯”主人公各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本体（“identity”），对荒唐的世界报以荒唐的反响。与他们同时代的

作家库尔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 1922-)也不例外。他笔下的世界怪异而荒唐;过去、现在和将来奇特交错,瞬息即变,变化无常;主人公时而飞入星际,时而奔赴战场,时而登上海岛,真是扑朔迷离,浑涵茫茫。冯尼古特在他的小说里从各个方面对美国社会进行观察和暴露,对战争、宗教、科学、法律、阶级和种族压迫以及人类前途表示关切的同时而又玩世不恭,嘲弄传统观念,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的同时而又逗趣打哈哈,于诙谐夸张中饱含揶揄讽刺。可以说,他的小说象一面哈哈镜,曲曲折折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的社会现实。

冯尼古特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这一姓氏来自德国的河流冯尼河(the Vonne)。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担任过报纸编辑、主编和专栏作者。一九四三年入伍,次年在突击部战役被德军所俘,在德累斯顿服苦役,目击这个不设防城市被同盟国炸毁,不久被遣返回国。一九四七年,在通用电气公司及其研究所当对外宣传联络员。一九六七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去东德德累斯顿参观访问,一九七〇年,在哈佛大学教授文学创作。一九七二年,被选为国际笔会美国分会副主席和国家文学艺术协会会员。冯尼古特早在学生时代就学习了多种专业,毕业后又从事了多种职业,在各方面取得的经验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在德累斯顿和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在他的

小说里有直接和间接的反映。他是一位多产作家，除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以及少量诗歌外，中长篇小说已有十部之多：《自动钢琴》(Player Piano, 1952)、《泰坦星上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 1959)、《黑夜母亲》(Mother Night, 1961)、《翻绞绞》(Cat's Cradle, 1963)、《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God Bless You, Mr. Rosewater, 1965)、《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 1969)、《优胜者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 1973)、《滑稽剧》(Slapstick, 1976)、《囚犯》(Jailbird, 1979)和《神枪手迪克》(Deadeye Dick, 1982)等。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冯尼古特并未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幻想小说家。他这时不景气的情况在《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和《优胜者的早餐》里有所表露。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冯尼古特才以他那独特的风格登上美国文坛，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普遍兴趣。他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各国以及日本和巴西等地都有译本。自从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使他成名后的二十多年以来，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看来方兴未艾。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在他们创作力衰退的时候，才引起学术界的认真研究，而冯尼古特在创作力旺盛时期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不但为青年们所崇拜（他有青年们的“头头”之称），而且得

到大学教授以及文学评论家们的青睐，使得这位多产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巩固的地位，被美国文学评论家誉为“民族文化的重大贡献者。”<sup>①</sup>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冯尼古特的大家庭日见衰微，父亲失业十年，赖母亲出卖家珍度日，全家最后不得不从豪华的住宅迁居陋室。他从小所经历的生活变迁和现实世界的变化使他在金钱如何改变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美国文学评论家杰罗姆·克林科威茨在《冯尼古特在美国》一书中说：“金钱或其它东西如何能绝对改变一个人对现实的看法是冯尼古特在他的小说——从《自动钢琴》到《滑稽剧》里常常探讨的一个主题。”按照冯尼古特的看法，富翁们自认为比穷人高尚和体面，这是荒谬可笑的，其实他们是一批蠢材，只不过是政府使他们生来就富有罢了。在《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里，作者让埃利奥特“杀回马枪”，要美国政府为贫富不均承担主要责任。埃利奥特明确地指出：“在美国，人民不能分享财富，这是可怕的，是残忍的政府让象他这样的人生来就占有国家一大片土地，而让另外的人生来就一无所有。”埃利奥特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打比方说，“在钱河里流淌着国家的财富，他以及同他一起长大、一起上私立学校、一起坐船游览、一起打球的平庸之辈生在钱河两岸，可以随意痛饮钱河之水，甚至还接受如何痛饮的训练。”

因此，埃利奥特提出均贫富的主张：“依我看来，政府至少可以做的是，应在小孩中间平分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埃利奥特却以他疯狂的劲头把资本主义价值观打得粉碎。他宁愿不过阔少爷的豪华生活，而乐意与消防队员等社会底层的人为伍；他挥金如土，把基金会大量的钱用于战胜癌症、精神病、种族歧视、警察暴行以及其它无数灾难。在作者的笔下，埃利奥特对享受剥削来的财富感到内心有愧。当然，埃利奥特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所谓反抗，充其量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反抗，除了令人可笑之外，损害不了资产阶级的一根毫毛，从这里可以看出冯尼古特虽然通过资产阶级两代人对罗斯沃特基金会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较为深刻地揭露了洛克菲勒之类财团的垄断资本积累的罪恶及其慈善事业的虚伪性，但在批判资产阶级时并没有突破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

在阶级问题上，冯尼古特的同情总是在被迫害与被剥削的人一边的，这可以从《优胜者的早餐》里明显地看出来。作者在这本小说里风趣地说，特劳特作为一个科学幻想小说家，当他知道同他握过手的人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一定会吃惊不小，因为“洛克菲勒不仅仅是州长，他还由于是本星球的这部分有着奇怪的法律而拥有地球表面的广大区域以及地下的石油和其他的宝贵矿藏。他拥有本星球的地面比许多国家还大。这是他一生长来就注定有的。”同

《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里的女佣塞莱娜一样，《优胜者的早餐》里的一个老矿工的命运也很悲惨。他和其他矿工常常试图迫使罗斯沃特煤铁公司把他们作为人来看待，他们因此同该公司的私人警察、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我从没有看见过一个罗斯沃特，”老矿工说，“但是罗斯沃特经常取得胜利。我走在罗斯沃特的地面上，我在罗斯沃特的地底下为罗斯沃特挖矿。我住的是罗斯沃特的房子，我吃的是罗斯沃特的食物。如果我同罗斯沃特干仗，不管他怎样，罗斯沃特总会打败我，置我于死地。你问问这儿附近的人，他们会回答：在我们看来，这个世界是属于罗斯沃特的。”这位老矿工的控诉，非常有说服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人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虚假面貌。冯尼古特在探究产生贫富不均的原因时指出：“在美国，人人可以抢夺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而且紧抓不放。一些善于抢夺和紧抓不放的美国人就非常富有。”不过这实际上还是“在美国人人机会均等”论的翻版，其要害是作者没有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而且在冯尼古特的笔下，穷人似乎成了无能和无用的可怜虫。埃利奥特除了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慈善事业外，爱穷人，爱一切无用之辈，对他们慷慨施舍，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恩赐。由此可见，冯尼古特是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同情被压迫者与剥削者的。从他在作品里抽象地宣扬博爱，提倡全民公德等方面，我们更看

朱

出他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冯尼古特同情被压迫与被剥削者，对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也很关心。他非常辛辣地对白人统治阶级进行讽刺和谴责，说白人是抢劫、杀戮印第安人的“海盗”，是黑人失业、黑人妇女沦为娼妓的祸首。这在《优胜者的早餐》里有所描述，篇幅虽不长，但比一些有名的黑人作家在揭露种族歧视、压迫的问题上尖锐得多。例如，鲍德温在《为白人先生谱的布鲁士乐》里反映黑人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时只是抱怨和悲伤。又如亚历克斯·哈利在轰动一时的《根》里一方面反映了白人象海盗一样掳掠非洲黑人到美国当奴隶，但另一方面却渲染黑人通过个人奋斗能够爬到百万富翁的地位，这无疑掩饰了绝大多数黑人普遍受压迫受歧视的本质。

冯尼古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军所俘，亲身经历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但更震撼他心灵的是“目击了欧洲有史以来的最大屠杀”，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德累斯顿在十四小时之内化为灰烬，死亡人数达十三万五千人。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想是为了维护秩序稳定和正义，是为了维护以德累斯顿为象征的欧洲文明。德累斯顿的毁灭，使他的理想破灭了。冯尼古特后来在他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他在德累斯顿的惨痛经历及其对他的世界观的深刻影响。他曾在衣阿华大学的一次谈话中提及《五号屠场》时说：“我是欧洲历史上最大屠杀的目击者。这个屠



杀就是炸平烧毁德累斯顿……整个城市焚毁了，大家全都死亡了——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儿子所看到的可怕景象。”②冯尼古特在小说里谴责同盟国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直接或间接地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往往同德累斯顿事件联系起来。德累斯顿大火象恶魔似地缠绕着他，使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心有余悸，坐立不安，因而“德累斯顿”成了冯尼古特小说的突出主题。

一九六七年，冯尼古特利用古根海姆奖金访问了德累斯顿，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两年以后，他几乎酝酿了二十五年的“德累斯顿之书”——《五号屠场》终于问世了。作者在第一章里开玩笑地称这本小说是一部反战的书，一部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这部半虚构半真实的小说果然成了他的成名作。英国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为此称他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部名著在一九七二年搬上了银幕。直至一九八三年，电影《五号屠场》和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在哈佛大学附近一家专门上映优秀电影的电影院里仍定期上映。

强烈的反抗情绪是《五号屠场》的特色。作者在小说中对德寇残暴进行了揭露，例如揭露德军把学校里的女学生放在水里活活煮死，用人油做成蜡烛照明等等。不过，在书中占突出地位的是对同盟国炸毁德累斯顿行为痛加谴责。作者把同盟国军队比喻为中世纪的儿童十字军。欧洲中世纪时流行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成年人有罪，只有纯

活的儿童才能夺回圣地，这实际上是欺人之谈。作者在小说里一再强调美军的大部分士兵是刚成年的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小说里一个被俘的英国陆军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设想过这儿的战争，我们原以为是由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打仗的。我们却忘了战争是由小子们打的。当我见了那些刚剃过胡须的面孔时，真令我大吃一惊。‘天哪，天哪，’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儿童十字军呀。’”作者一方面揭露美国的大部分士兵是受骗上当的，另一方面又讽刺了美军参战的所谓光荣、神圣和正义。不过，作者更大的讽刺目标是针对人们易于忘记痛苦的历史教训和残酷的现实。由于英美炸毁不设防城市德累斯顿给冯尼古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心灵创伤，他从此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他在一次同人谈话时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打仗，这是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sup>③</sup>因此不难看出冯尼古特为什么要站在宇宙的高度来评论人类发动战争自相残杀的“疯狂、荒谬和无理”。他还借《五号屠场》主人公比利之口说：“怎么能在地球上和平生活呢？请告诉我这个秘密吧，以便我把它带回地球来拯救我们大家！”不过，在我们看来，私有制存在一天，战争就势必存在一天。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明确态度。冯尼古特无条件地提倡和平，主要还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所决定。不过这部小说之所以得到热烈的反响，是因为它恰好反映了这个时期

的时代要求，表达了六十年代美国人民不愿到国外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的情绪和愿望。众所周知，六十年代是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五号屠场》这部反战小说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在这个时候受到广泛的欢迎是很自然的。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因为反映了六十年代反战的時代精神，因而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

冯尼古特在大学里攻读理科，后来又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有人问他对科学的兴趣是否贯穿在他的整个作品中，他的回答是：他对科学的兴趣多少使他熟悉了技术。他说，“我在尚未成名的潦倒时期，学习了一些有关物理、化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了解到这些领域里取得成功的一些人物。”<sup>④</sup>他在谈到《翻绞绞》时说它“涉及一部分美国工业史，需要一定的科学经验才能欣赏。”<sup>⑤</sup>总之，他的科学知识和他在这方面的阅历无疑使他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时代。他在《自动钢琴》里，根据他个人在通用电气公司里所见所闻，就美国科技高度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作出预测，预测资本主义高度自动化的结果造成广大人民的失业，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他在《优胜者的早餐》里惊呼环境污染严重，随着工业的发展，美国天上的鸟和河里的鱼被毒死了，连风景区也遭到了破坏。

冯尼古特处理科学幻想的题材十分谨慎，不象通常的科学幻想小说家那样“把他那陌生的星球写得太真实可

信”。<sup>⑧</sup>他关心的还是美国社会。有一次记者请他就“阿波罗11号”登月一事发表评论，他回答他宁可关心可住人的纽约市。他还说：“空间科技进步使我苦恼的是，我们向其它星球涌去，这使我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本星球可以任意使用，一旦我们把它耗光用尽，我们就开到其它星球上去。”<sup>⑨</sup>所以在他的小说里，火星和水星以及杜撰出来的泰坦星和“541号大众星”（Trafamadore），虽然神奇，但终究不如地球可爱。《泰坦星上的海妖》里的登徒子康斯坦特遨游宇宙，发现那儿枯燥无味，虚幻中的美女，只不过是泰坦星水池中的彩色泥炭雕象。他年老时还是返回地球，乐意死在他的家乡。

冯尼古特亲眼目睹军事上滥用科学发展的成果，发动大规模战争而造成德累斯顿式的大灾难，因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抱悲观主义态度。一九七〇五月，他在平宁顿大学对毕业生讲话时表明了他对科学与战争的看法。他说：

“实际上我二十一岁时所看到的事实是，我们把科学真理扔到广岛上了。我们杀害了那儿所有的人。我那时正好作为德累斯顿的俘虏回国，看到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而世界人民那时正了解到惨绝人寰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多么可怕哩。所以我同自己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嘿，冯尼古特下土，’我对自己说，‘你当乐观主义者错啦，也许当悲观主义者才对。’我从此以后一直是悲观主义者，很少例外。”<sup>⑩</sup>他的这种悲观思想在小说里也占有一定的份

量，尤其在《翻绞绞》里表现得很突出。他借主人公乔纳——《世界末日》一书的作者之口指责美国发明了比原子弹更厉害的“9号冰”，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冰球，生物死光灭绝，世界末日来临了。

冯尼古特虽然喜欢开玩笑，讲俏皮话，但在他的诙谐中深藏着悲观思想。他对美国的发展前途表示担忧，甚至感到绝望。他在《滑稽剧》里开宗明义地说他写的是关于荒凉的城市以及精神上的同类相食、乱伦、死亡和没有爱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是美国的一位末代总统，一位老掉了牙的百岁老人。在这位末代总统威尔伯统治期间，曼哈顿成了死岛，美国由于能源缺乏而动用国家档案馆的文件作为发电的燃料。最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竟成了赫赫有名的烛台搜集者。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被迫把国土拱手让给密执安王国，最后却心满意足地在一千枝蜡烛的烛光中寿终正寝了。

作者在《滑稽剧》里还明显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关系，使人们感到异常孤独。作者借用末代总统推行“别再孤独”的政治纲领，提倡一种具有原始风尚的大家庭。杰罗姆·克林科威茨说：“作为对个人价值的保证，需要在我们的文明范围之内建立具有原始风尚的共同体（Community）成了冯尼古特在七十年代主要的主题，他对这个主题的运用在《滑稽剧》里达到高潮。”<sup>①</sup>从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末代总统威尔伯的倡导与推动下，

美国成立了有着共同利益的大家庭，同一个家族可以续家谱，办家报。作者认为，具有高度道德标准的家庭是法律和秩序的最好维护者，可以指望警察局逐渐消亡。当你知道一个亲属犯罪，不需要通知警察，叫十几个亲属解决问题就行了。威尔伯总统主张：“最理想的家庭应当根据他们的人数按比例地代表各类美国人。例如说，一万个这样的大家庭将给美国提供一万个国会，这样的大家庭将真诚而老练地讨论现在只有一小撮伪君子闹哄哄地讨论的问题。这样的大家庭是全人类的幸福。”威尔伯总统还主张和平亲善，和睦共处。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交战双方都是亲属，因而彼此之间也就很容易取得谅解和宽恕。冯尼古特提倡的“大家庭”诚然是原始公社式的或乌托邦式的，但多少反映了当前美国的家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崩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冷漠乃至冷酷的现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如小说里威尔伯和他的姐妹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夫妻之间的隔阂，兄弟姐妹之间的隔阂，更不用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造成人们普遍而深刻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属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各人划自己的独木舟，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生活准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孤独而自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冯尼古特针对美国目前的家庭说，“每个家庭都被锁在一个小盒子里。邻居不是亲戚。人们没有其它的屋子可去，得不到他人的照顾……我们现在是孤独

的。我们现在不再有足够的朋友或亲戚了。”<sup>⑩</sup>

综上所述，冯尼古特是一个多方面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问题、慈善事业的本质问题、阶级压迫与剥削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科学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家庭逐渐解体等等问题在他的小说里都有所反映，他是在玩笑与讽刺中暴露美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可以说，冯尼古特戴了《五号屠场》里配镜师比利配的眼镜，站在“541号大众星”的高度观察美国的社会，然后根据自己的独特体验用他那玩世不恭的曲笔，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卷卷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画幅。透过这些荒唐滑稽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疯狂的资本主义世界。总之，在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后现代派作家群中，冯尼古特之所以受到文学评论家们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回避现实，更没有粉饰现实，而是多方面反映现实，尽管这种反映是哈哈镜般的反映。

当然在这儿必须指出，二次大战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讲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半信半疑，讲到了人们道德的沦丧，讲到了在当今疯狂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失常，以至使清醒和发疯没有严格的界限。索尔·贝娄在他的《雨王汉德森》里对这方面描写极其精彩和深刻。美国教授和文学批评家迈克·特鲁一九八五年六月在南京一次学术报告“1915—1985年美国文学的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中指出：

“也许后现代派作家们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常常对这个任性的民族行为持怀疑态度，常常呼吁他们要公正，有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不知如何生存。”从冯尼古特的作品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也是这样一个后现代派作家。

提到冯尼古特的艺术风格时，美国的文学评论界首先就他是不是科学幻想小说家争论不休，一说是，一说不说，众说不一。不过，他对人家给他戴上科学幻想小说家的帽子并不喜欢。用他的话来说，“因为它在名誉上耗费了我许多钱。”<sup>⑩</sup>同时，他对美国其他一些人给他戴上黑色幽默作家的帽子也感到不快。在谈到黑色幽默时，冯尼古特说：

“嗯，我发觉它神秘化。看起来，它似乎象扩大销路的标签。它似乎象有人拿了一只钟状玻璃蟋蟀盆，捉了一只只蟋蟀放在里面，并且给所有的蟋蟀题名，这就是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所干的勾当……”<sup>⑪</sup>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是黑色幽默作家吗？”他回答说：“是你问的嘛。”<sup>⑫</sup>在美国，有的评论家认为冯尼古特的这种做法是聪明的，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冯尼古特意识到科学幻想小说地位低，如果被列为科学幻想小说家对自己不利，所以积极主动地去掉科幻小说家的标签。事实上，他的丰富的科技知识和在这个领域里的阅历并没有使他成为纯粹的科幻小说家，他把他作品里的科幻小说的成分比作莎士比亚剧中的小丑，目的是在严肃的内容里加点轻松愉快的东西。同样，



他不想当、也不承认自己是黑色幽默作家，但是在作品里处处妙趣横生，在幽默中有时又透露出悲哀忧郁的情绪。总之，冯尼古特尽可能直接地表明他“希望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且要得到‘严肃的评论家’的严肃对待。”<sup>⑭</sup>实际上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冯尼古特就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了。有的美国评论家认为，确认冯尼古特为“重要的美国作家已是既成事实。”<sup>⑮</sup>美国的评论界还有人认为，如果冯尼古特被视为科学幻想小说家的话，那他是继承了斯威夫特、伏尔泰和马克·吐温传统的科学幻想小说家。不管怎么样，从他的作品来看，冯尼古特是个善于作科学幻想、善于讲笑话的幽默大师，这个结论恐怕不会引起任何分歧吧。

冯尼古特十分讲究写作技巧。他在衣阿华大学作家创作室教书时曾对学生们说：“你面对陌生的读者，在为陌生人写作。”<sup>⑯</sup>言外之意是，别轻易指望得到读者的了解、爱戴或甚至欣赏。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必须是“老练的诱惑者……说服人家分享他的梦想。”<sup>⑰</sup>冯尼古特虽然认为自己是自学的，“没有帮助别人写作的理论”，在教书时的主要目标不是灌输什么重要原理，但他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经验，即给学生灌输简单的“奇异感觉”。所谓奇异感觉，就是一个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感受。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冯尼古特有着用哈哈镜反映世界的“奇异感觉”。例如，他在处理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的素材时独辟蹊径。按